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源於奧運

李漢源

奧運·家家有本難唸的經

一直以來國際奧委會（IOC），是由各個國家地區奧委會會員（NOC）及國際單項體育總會（IF）組織支持，奧運會才能成為全球最強的體育競技賽事，而奧運會所得的巨大收益主要分配給IOC轄下各會員國及國際各單項體育總會。由於今屆奧運的延期，各總會這一年的行政經費就沒有着落了，對某些總會而言財政上完全是失了預算；其實，過往如世界田徑總會、國際乒乓球總會、國際拳擊總會等一些商業潛力強大的單項體育總會，都趨向要自力更生，同時渴望能重新整理自身賽事體系，希望能夠像國際足協（FIFA），不想倚靠IOC，可以經濟獨立。

回首過去，國際奧委會的發展歷史，也是一篇國際奧委會與國際各單項體育總會的鬥爭與合作史。IOC於1894年成立，在起初的30年間，以FIFA及世界田徑總會為首的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他們對自身在奧運會中扮演的角色非常不滿，感覺他們只是在協助IOC舉辦奧運會比賽，而IOC得到贊助收益後，才再安排分配給各總會，他們只是IOC的附庸。

田徑是運動之母，所以IOC其後積極拉攏世界田徑總會支持，田徑總會得到利益也就比較多；事實上國際足協也曾經因為與國際奧委會對利益分配談不攏，在1932年被奧運會剔除了足球項目；雖然IOC在各單項總會面前表現強勢，但對於足球、籃球這些商業市場價值極高的比賽項目，還是比較忌憚，所以1932年被剔除的足球項目，在各方壓力下，於1936年重新恢復，但也只限業餘足球員參與比賽，以至奧運會的足球比賽成績不及世界盃的水準。為希望改變這種情況，各國奧委會會員也經年商議，國際奧委會最終於1988年同意允許職業運動員參加奧運，但FIFA恐防奧運會危及世界盃的影響力，馬上提出動議，只能派出23歲以下球員參加。國際奧委會對此雖然大為不滿，但面對強勢的國際足協，也無可奈何地接受。

1992年體育界兩大巨頭：國際奧委會的薩馬蘭奇及國際足協的夏維蘭治，在西班牙巴塞羅那奧運會期間會面，為了商討能否派出全球最頂尖足球員參與奧運比賽的話題而大吵一場。事後，代表FIFA的夏維蘭治公開對傳媒表示：或者1996年奧運會起將再不會有足球比賽。最後，奧委會會長薩馬蘭奇讓步，條件是每支球隊可以派3名超齡球員參賽；而國際足協也確保了世界盃是全球水平最高的足球賽事，同時也是最賺錢的體育項目。

正所謂家家有本難唸的經，無論是國際奧委會、各體育總會利益問題、國際足協貪污問題，或者是香港足球總會行政架構，其複雜問題都不是一朝一夕，三言兩語可以解開。作為一個體育界支持者，也期望各總會、各組織、各企業在遊戲規則和權力架構下，能夠更加健康地發展，以抵禦任何風險危機 。

翠袖乾坤

連盈慧

不一樣的美食家

在家上網的日子，最愛搜看李子柒，這個粉絲三千多萬的美食主持，早就是國際超級網紅，給人封為美食十項全能的大明星。

這明星了不起，種豆養蠶/插秧挖筍/自製傢具/既能織又能繡，扛得大斧頭，善用刀針線……在好些市面難買得到的蔬果野菜，她都不畏艱難入村上山親自採摘，連奶奶的絲棉被也由她親自織繡出來，怎麼不是十項全能！

烹飪前事事自己親自清洗處理，工夫能粗能細，不像其他主持，吃過大魚大肉嘩啦嘩啦來個指定反應之後，說兩句班主讚好戲般例牌對白：「好香/好味/好甜/好滑！」

小李永遠一人獨酌，靜坐在仙境一樣田園環境中，慢慢品嚐自己烹飪的美食，從來話也不說一句，正合聖人古訓：「食不言！」

不少美食節目都離不開兩人對酌，大多是一男一女，女的永遠也不會是男的老婆，大概編導明白夫妻舉案話題不多，場面熱鬧不起來；李子柒以無聲勝有聲，賺得七千多萬點擊率，這個異數才傳奇！前所未見無聲無伴主持的構思，就算幕後有個團隊為她設計，也是值得讚賞的創意和勇氣。

也有人說李子柒突破傳統的烹飪文化交流過於刻意，言下之意，大概有嫌小李「農家女」的形象過於造作，美得似乎脫離現實，可是就算視之為美食表演也無傷大雅吧，這類節目能夠做到賞心悅目而又給人汲收一點飲食常識便已不俗，雖然我們的確同時也欣賞另外多個視頻中年過八十歲下廚的精壯老人家，米磨成粉，粉搓成丸，傳統老莊稼人精神令大家無不敬佩，點擊率也驚人，留言中為她們喝采的粉絲為數也不少。

■人美，自然帶來「工作美」。 作者供圖

李子柒對食材尊重的新鮮角度也值得我們欣賞和細味。有人非議她的「農家女」形象過於時尚，就未免過於挑剔了，鄉村姑娘不一定穿大襟衫梳大鬆辮吧？田園生活帶點時尚新氣象才見生活情趣。

獨家風景

呂書練

公民記者？

母親節那天，有兩名少年記者在採訪期間被警方帶走，其中一位才過十二歲，隨即引起輿論嘩然。首先十二歲童工涉觸犯勞工法例，但聘用他們的網上組織「深學媒體」發表聲明，謂他們為非受薪人員，不受有關條例規管。

其實問題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少年人是否有足夠的專業認知和能力從事採訪工作？他如何判斷新聞價值？如何呈現採訪回來的新聞素材？進一步的問題是，新聞採訪和報道還需要專業培訓和資格認可嗎？何謂求真？把現場拍到的東西放在網上就叫求真？再衍生的問題是，在複雜而人多的現場，一個鏡頭所拍攝到的頂多是一個角度？體現了全貌嗎？又如何求真？

隨着互聯網尤其是社交媒體和智能手機的普及，令「公民記者」（或全民記者）這個詞風行起來，人人有機會當記者。因為只要你恰好在現場，用手機拍下，把鏡頭上載社交媒體，再寫上幾句通順的文字交代一下，你就成為「記者」啦。

以往這種現場目擊者頂多是接受到場的記者訪問，協助完成一段新聞報道。現在，目擊者原來可以變身為記者，報道出來後又贏得網友的Like，有很大的滿足感。也挑起人們想當記者的慾望，並敢於監督、批評和挑戰傳統的專業記者。

長期以來，雖然媒體這個行業的工作充滿挑戰性和不穩定性，有記者或媒體甚至因為揭發社會中的不公正現象，遭到涉事者以各種方式威脅、恐嚇，乃至遭到暗殺等風險，每年還是有眾多年輕人爭當「無冕皇帝」。

不過，嚮往是一回事，是否做得好，能否堅持下去，又是另一回事。很多人是懷着好奇、衝動，帶着天真、好玩的心態入行，「玩」了幾年，就「懷才不遇」而悻悻離開了，有些則因為「待遇不高」而轉行，以致行業人員流失嚴重。

「公民記者」的出現可以說給行業一種補足，本來不是壞事。然而，事情往往像雙刃劍，有利也有弊，沒經過專業培訓的年輕人的拙劣表現不但會影響新聞報道的素質，更會拉低行業的形象，也令普羅大眾感到困擾。

其實，「公民記者」只是傳播學上的一個概念，源自公民新聞學（Citizen Journalism）。作為新概念，嘗試不妨，卻難以實行。主要是專業素質無法保證，他們自己的生活也得不到保障。

至於應否設立記者發牌制度？相信不少同行有顧慮，這涉及衝擊香港傳統的新聞制度和採訪自由議題。然而，專業記者要獲得尊重，業界卻不能不正視之。

方寸不亂

方芳

共存的年代

正當疫情受到控制，朋友飯局、球局相繼約會，殊不知又出現了梨木樹家庭群組本土感染，約會又要停一停、諗一諗了。專家說，病毒不可能一下子消失，生活要繼續，我們要有和病毒共存的準備。

共存不是新課題，人類與一些病毒共存了幾千年，例如麻瘋便是一例。今天與新冠肺炎共存，只是擔心還沒有對付的疫苗，這表示我們既要防避，也要鬥爭。社會有效有序幾十年，我們習慣了安逸環境，容不下半點不安。稍有躁動，我們總是相信否極泰來？

同樣，對於黑暴，既一時消滅不了，便要有長期鬥爭的準備。黑暴橫行，放火堵路，破壞公物，打砸商店，欺凌弱小，本來就是黑白分明的道理，如果有人還認為他們「有理」，就讓他們盲撐下去吧，相信暴力總有奄奄一息的一天。

與歪理共存，學習怎樣跟其辯論鬥爭，對君子來說，也是一個新課題。你跟流氓擺事實、講道理，行不通啊！立法會的反對派，為了政治操作，利用手上的權，癱瘓立法會運作，這合法嗎？立法會重新選舉內委會主席，又指責人家是「不合法」、「奪權」；揮拳打保安、撕爛議事規則，企枱跳來跳去，流氓行為，這又合法嗎？

這些反對派議員，衝擊會議，居然又可以在鏡頭前說，自己被保安粗暴打傷？如果你不先粗暴衝擊，保安又怎會用武力制服你？只是你議員有傳媒為你扮可憐，保安有說話的地方嗎？

現在說歪理的人不臉紅，還把歪理說得理直氣壯的，君子對付說歪理的人，真的要有新思維了。好像陳健波在主持選舉內委會主席，手法剛柔並濟，控制游刃有餘，處罰不守法的議員速戰速決，對留守會場內的反對派議員，又以合理合法的程序邀請他「監票」，換來對方一句「監你條命」，哄堂惹笑，對待歪理，也只能如此。

共存，是這一時代給予我們的命運，只能面對，沒有退路了。

書聲蘭語

廖書蘭

疫情下的斷捨離

在全世界新冠肺炎疫情嚴峻下，各國政府都呼籲國民宅在家中。屈指算來宅家已四個月了，我們能做些什麼呢？我決定做一些平時想做，卻沒有時間去做的事情；於是這四個月來，我足不出戶，日以繼夜地整理我大半生攜帶在身邊的細軟衣物。看見一些我往昔特別喜愛的物品、往來書信……攜帶着漂洋過海，從台北帶到倫敦，從倫敦帶返台北，然後再從台北帶到香港。

至今轉眼幾十年已經過去，看着它們，有的經已發霉，有的經已物化，塑膠紙包裝得精美的玫瑰乾花紀念品，當手觸碰的那一剎那，竟成紛紛碎片，乾花瓣和塑膠紙散落一地，不勝唏噓，悵然之心油然而生；有墨水鋼筆，因為太久沒有使用，打開以後，鋼筆珠脫落；有些衣裙的鬆緊帶失去了彈力、襯衫泛黃起了斑點；有些昂貴的衣物平時少穿戴，結果竟也蛀了蟲，甚至有的衣物從沒穿過，還掛着標籤、價牌；有的從乾洗店拿了回來，卻沒有再動過。全因時日太久沒使用而廢了，可說是物我兩相忘。世上真沒有永恒不變的事物，海誓山盟此情不渝，基本上是一個大謊言，絕對經不起日月磨蝕。

■庚子年，浴火重生的鳳凰花。作者提供

看着懷孕時候穿的孕婦裝，良久良久，應該選擇留下？還是不留？最後我含淚扔了，母親的角色是我生命中難以想像的如山如海的責任，當年穿着孕婦裝，是對我即將來臨的小生命，充滿着愛與期盼，但是現在明白了，有多少的愛就有多少的責任！

世間事凡不去看的，不去碰觸的，所有的人、事、物都會漸漸淡去，一旦消失在自己的視線後，所有的事情就像手上拿一個橡皮擦，輕輕地不自覺地擦掉圖畫裡的人與風景。

任誰都知道，人生要懂得放下，放下「貪嗔癡」才得到快樂，還要學會「一路走，一路扔的斷捨離！」如果能像《紅樓夢》最後一章的情節「那白茫茫的一片雪地，什麼都沒有，真乾淨！」那未嘗不是一個好的歸向。然而，花花世界就是要有七情六慾、愛恨情仇，才能品嚐作為一個人，酸甜苦辣的百樣滋味！

今年適逢庚子年，二十四節氣不覺已過了了立夏，巷口的鳳凰花經歷了去年下半年和今年上半年的生與死，而今又綻放得如火般的艷紅奔放。街角崖峭的牆壁上，那不可能生長出卻生長得盤根交錯的老榕樹，低垂的氣根如林，像男人濃密的鬍鬚，這些花草樹木彷彿並不察覺香港經歷了整整一年天災人禍的浩劫，這是大自然展現出無窮無盡的生命力之所在。你我既是天地一粟，別對前景灰心，別逃離香港，相信宇宙力量！好好地活着，靜觀歲月，像鳳凰花一樣每年都來一次斷捨離，然後活得更漂亮！

百家廊

山林

文靜的菖蒲

王大姨家有個小院，不到二十平方米，擺滿了各種盆栽植物。那一年剛盛行多肉植物，我一下子買了好多。有一種叫「桃美人」的肉肉長勢很好，很快爆了盆，我分出一半，栽到另一個盆裡，服盆之後，我端着送給了王大姨。過了不久，王大姨回贈給我一盆石菖蒲。她說，這種草本菖蒲有淨化空氣、吸附有毒氣體的作用，很適合養在家裡。那是我第一次擁有盆栽菖蒲，人生若只如初見，教我如何不歡喜！

王大姨老伴已故，兒女成家，如今退休獨居。兒女建議她養貓養狗，消解寂寞，她怕動物們傷害了心愛的花草們，堅決不養。花友見花友，閒話一大堆。我的養花經驗和花草知識一部分來自百度，另一部分則是和王大姨閒聊時的意外收穫。我原本是把石菖蒲放在客廳裡，王大姨來串門，她告訴我，菖蒲彰顯文藝範兒，古人最愛把菖蒲放在書房裡。我笑着說，這還不好辦麼，幸好咱也有個小書房呀！我把菖蒲放到我的書架上，書房的文化氣息似乎更濃厚了一些。

菖蒲，名如其草，的確具有高雅的氣質，古人早就發現了這點「小秘密」，他們把蘭花、菊花、水仙花、菖蒲並稱為「花草四雅」。四雅中有三樣屬於中國的十大傳統名花。蘭花到老不改香，那是無可爭議的王者之香；菊花，花中隱逸者，又有花君子的美名；水仙花水上起舞，向來以水上仙子自居。菖蒲，雖然也是古老的本土植物，但是它的花兒觀賞價值不高，實在不能和眾芳比美、比香、比情調。菖蒲雖非名花，卻也並非俗物，它的來頭還不小呢。據古典記載：堯時天降精於庭為韭，感百陰之氣為菖蒲，故曰「堯韭」。

菖蒲是著名的水生植物。生在淺灘邊沿者，叫水菖蒲；生在水石之間者，叫石菖蒲。菖蒲的根莖是一味中藥，素有「水草之精英，神仙之良藥」之美譽。我家的石菖蒲，滿盆翠綠，生機勃勃，葉叢密生在砂石中間，靠着一汪清水，活得格外旺相。明代王象晉在《群芳譜》中稱讚石菖蒲：「不假日色，不資寸土。」此言不虛也！

石菖蒲，是菖蒲類植物中的佼佼者。蘇東坡第一次見到石菖蒲，如獲至寶，他把那株菖蒲挖回家，待之如嘉賓。蘇東坡和石菖蒲，朝夕相伴，旦暮相見，儼然就是一對生活伴侶。風雅之人，行風雅之事。某日，蘇東坡詩興大發，為菖蒲寫詩道：「自我來關輔，南山得再游。山中亦何有，草木媚深幽。菖蒲人不識，生此亂石溝。山高霜雪苦，苗葉不得抽。下有千歲根，蹙縮如蟠虬。長為鬼神守，德薄安敢偷。」石菖蒲，本是亂石溝裡不起眼的一簇綠草，得到蘇東坡的青睞，轉眼換了門庭。蘇東坡曾和朋友開玩笑說，這株菖蒲有千歲靈根，一般人可不敢偷回家啊！

蘇東坡對菖蒲的熱愛，不是葉公好龍，一時興起，他愛菖蒲，愛到骨子裡。外出遊玩，發現美麗光滑的鵝卵石，蘇東坡俯身撿回家，放進菖蒲盆裡。日子一久，石菖蒲的根牢牢吸附在那些石子上。石菖蒲豈可無美石相伴？蘇東坡對着朋友宣稱這叫「附石法」。蘇東坡對菖蒲那是真愛，他為菖蒲寫下了二十多首詩詞，真可謂是菖蒲的人間知己。

《詩經·國風》曰：「彼澤之陂，有蒲與荷。」這裡的蒲，指的是水菖蒲。水菖蒲是水中玉女，荷花是水中仙女，二位佳人在水一方，比鄰而居，各有風情。荷花妝容精緻，落落大方，暗流掬秀色，出水成芙蓉；水菖蒲自帶清氣，生來瘦硬，江湖遍染綠，清氣隨浪轉。水菖蒲，也叫「水劍」，它的每一片葉子都像一把剛出鞘的寶劍，威風凜凜，不容侵犯。端午節前後，人們採來水菖蒲的葉子，紮成一束，掛在門框上。百姓們認為菖蒲的劍葉，能斬妖除魔、防疫驅邪，這是多麼美好的願望啊！

我的家鄉，有一種香菖蒲，也叫「蒲葦」。嚴格來說，香菖蒲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菖蒲。然而，它和水菖蒲、石菖蒲又有很多相似之處。香菖蒲長在水裡，它常常和蘆葦雜植在一起。香菖蒲能長兩米多高，它的莖稈開出不起眼的肉穗花序，叫蒲棒。成熟的蒲棒呈土黃色，樣子極像烤香腸。香菖蒲的蒲草稈很柔韌，可以編製草鞋。初中課文有一篇《孔雀東南飛》，其中有名句「君心如磐石，妾心如蒲草。磐石無轉移，蒲草韌如絲。」老師告訴我們，詩中的蒲草，指的是香菖蒲的草莖。

我家的石菖蒲，已經養了三個年頭。今年三月初，它的葉叢中間又生出了幾根嫩葉，到了四月底，一根青碧的細莖強勢上線，頂端包裹着指狀肉穗花序，花密生，小得出奇，既不靈動飄逸，也不風致娟然，倒是有一股淡淡清香縈繞在室內。好文靜的花兒呀，不鮮艷，不嬌媚，不出風頭，不喜奢華。《呂氏春秋》記載：「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春天裡，菖蒲是最早的覺醒者，它先百草而動，沖寒笑在春風中。這讓我聯想到了那些奮戰在抗疫第一線的醫護同志們。祖國有難，一向文靜的白衣天使們，奮不顧身衝上去。她們夜以繼日，不眠不休，終於換來了病人的安寧，把疫情大漲的苗頭打下去了。

自古以來，人們崇拜菖蒲，常以「神仙草」、「靈草」、「香草」呼之。菖蒲，古代也叫「荃」或者「蓀」。屈原在《離騷》中多次提到這種香草，表達着對它的愛慕和崇敬。屈原是愛國詩人，他品性高潔，潔身自好，從不和醜惡的奸人為伍，他把自己比作香草，極力和雜草劃清界限。《本草綱目》有云：「菖蒲，乃蒲之昌盛者。」菖蒲所居之地，水草豐茂，物阜民豐。菖蒲的花語是：信仰者的幸福。愛國，是每個國人都應該具備的信仰。那麼，怎樣才算幸福呢？往大了說，個人的幸福取決於祖國是否繁榮昌盛，只有祖國強大了，我們才能不受外來力量的欺侮，才能安居樂業，展望未來。

琴台客聚

伍呆呆

澳洲光頭記

這段時間最令人開心的事情大抵就是西澳洲的出門禁令解除，因疫情禁足在家已久的人們終於可以和親朋好友相聚並進行州內旅行了。

然而聽外出購物回來的女兒和她的同學說，解禁之後外面的狀況和我們想像的卻是兩樣。大街上、餐廳裡、商場中的人流和平日相差無幾，略有不同的是，大家臉上的表情比過去兩三個月來的疫情緊張時期明顯輕鬆了很多。如此一來，仍舊嚴嚴實實地戴着口罩和手套全面防護的她們便顯得有些另類了。

解禁之後唯一讓人不開心的事應該是澳元的一路飆升。當然，這只是針對要靠坐在書桌前辛苦碼字換澳元給孩子交學費的本呆而言。本呆對數字一向不大敏感，但看到財經新聞上介紹說在兩三個月前疫情爆發時1,000澳元只能換不到4,000元人民幣，如今的1,000澳元居然能換到4,640元人民幣，便結結實實地被嚇了一大跳，心裡的小算盤頓時噼里啪啦地打起來，計算着自己需要埋頭苦寫多少個中國字去換澳元交學費……

說到「苦」，在中國寫字與在澳洲寫字有相同，也有兩樣。

本呆寫字有一個不大好的習慣，尤其是寫長篇的故事，遇到構思困難的時候喜歡撓頭，亂抓頭髮，有時在書房憋的時間長了，再出來便是一頭長髮打成結的女鬼狀。一次在家寫電視連續劇劇本，索性剪去長髮，剃了光頭，省下了打理頭髮的時間，腦袋變得輕鬆起來，思路也敏捷許多。再加上因女子光頭在這個時代仍顯得異樣，減少了出門的次數，便又節省了許多時間蹲守在電腦前，寫作的效率更高了。嘗到了剃頭寫作的好處，有許多作品便是在「頭光光」的時候完成的。

此次到澳洲，原本並未計劃長時間逗留，然而天意難違，因疫情滯留難以離開。漫長得看不到盡頭的疫情和被禁足家中不得外出，對普通人來說或許大多是一種難捱的折磨，而對於一個寫作者來說卻是天賜良機，除了循例每周一篇的專欄文章，早在本呆計劃中的一部長篇小說也就此慢慢地開始動手寫了。

與以往一樣，小說長，頭髮短，好不容易蓄起來的幾乎及腰的長髮又被我躲在浴室裡三兩下就剃光了。頭髮剃光了，才想起如今正是澳洲的冬季，氣溫一下降，便是滿頭涼颼颼的感覺，女兒看了又是好笑又是心疼，在西澳洲解禁之後卻開始禁止本呆出門，擔心「光頭人」出去被圍觀，其實更擔心「光頭人」的光頭被風吹，被日曬。於是，被禁止出門的本呆把自己禁足在書桌前，寫得辛苦，心裡卻是甜蜜的。

澳洲作家帕特里克·懷特的小說《人樹》裡寫了一個關於主人公斯坦·帕克全家在一片荒地上創業的故事，那片荒地就是後來成為「南半球紐約」的大都市悉尼。而事實上，久遠以前的澳洲人便是如此辛苦而堅韌地經過艱難的開拓，把這片荒蕪的土地變成了一個高度文明的發達國家。

在荒蕪中一切可能都是存在的。就像跌到低谷又飆升的澳元，就像本呆削髮後的光頭卻能滋養出的長篇作品，就像疫情會逐漸遠去，這受傷的世界終究會煥發出新的生機。

（澳洲漫遊記之十七）